

家乡的年味,经常在梦中萦绕。

对乡亲们来说,年是十分重要的,是一年之中的头等大事。特别是在孩子们的心中,年便是福祉,是良宵,是美饌。

进入腊月,天天就盼着年,天天满心期待地张望着,喜腾腾地准备着,迎接那个一年到头盼的吉祥日子。腊八一过,年便真的就要来了。俗话说:“吃了腊八饭,赶快把年办。”腊月中的三个集市因此显得尤为重要,比平日要丰富很多,人流也稠了许多。一般情况下,第一个集是试探性的。大家走上街头东瞧瞧,西看看,回到家里仔细谋划,为下一次集会做准备;第二个集就很重要了。街上车水马龙,水泄不通。该卖的,该买的,都会一一解决;第三个集已经到了年底,人心惶惶,一般上午还有人,下午集就散了,因此叫“跑跑集”。这个时候,大多数人把该买的东西都买全了,前来置办的都是零碎。也有因为没有钱而拖到那天的,只好匆匆地买上一些,赶快回去。其实要买的东西除了年画、红纸、白酒、粉条外,粮食蔬菜是自己种的,油是自己榨的,鸡呀猪呀是自己养的,花不了多少钱。完全不像现在,要买的东西那么丰富。因为白面有限,且要

支撑整个正月,所以必须搭配一些杂粮才能过关。这些杂粮主要是玉米和糜子,粗粮细作,工序繁复。整个腊月,男孩主要任务是拾干柴,妇女的主要任务除了剪窗花、薰画(碗柜上贴)以外,压米、摊黄馍、蒸软馍、做豆腐占去了大部分时间。腊月二十三请灶公爷回来,有猪的杀猪,没猪

这个时候,远处的鞭炮已经响了起来,新年便正式拉开了序幕。

三十晚上大家一般都不睡觉的,我们叫“熬年”。那时候没有电视,熬年的主要方式便是打扑克。四人一组,打升级,打到天亮还分不出胜负……初一的主要任务是拜年,所有晚辈给长辈拜。拜年是男

家乡的年味

□高鸿

人的帮忙。打扫后厨,张贴年画,还要用竹条扎上两只红灯笼,挂在大门上。整个腊月热气腾腾,弥漫着一股厚厚的年味。

大年三十终于来了,家家户户已忙得差不多了。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换上了新衣服,啦啦啦啦地在村里乱跑。女人们贴好窗花,开始准备初一的饺子馅;男人把院子彻底清扫一遍后,贴上了新春的对联。

人的事,进了屋,说一声:爷爷奶奶或叔叔婶婶年过得好吧!便开始在灶王爷前作揖,作完揖跪下磕头。长辈坐在炕上热情地招呼着,成年人给散烟,孩子给发糖。拜年的人相互遇面,都会问一声:“新年好!”这一天,哪怕再有难过的事,也要有喜气洋洋的样子。即使常年卧床的老人也会被扶起来,脸上浮着浅浅的笑。

正月里来是新春。

老家的春节是炽热的,是奔放的,是烙在骨头上的节日,带着大山的气息,裹着黄土的味道,到处洋溢着红红火火。

村里人一年过节有限,即使有节,也是吃喝一顿草草了事,但唯独重视春节。春节一来,村里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都蹦跶起来了,他们把欢乐、希望寄托在过年上,心里有再多再大的忧愁烦恼,也会痛快地抛在脑后,一心迎新春。

年徘徊在腊月的路上,村里的人逐渐就多了起来。在县城生活的人回来了,在外省闯荡世界的人回来了,得意的人也回来了,失意的人也回来了。最忙的是婆姨女人们,她们门里门外、忙吃忙做不停歇。推上小磨磨豆腐,提起对子打糕面、蒸黄馍、酿黄酒、擀豆面、炸油糕、拧麻花、压粉条,过年的美食都要在腊月准备好。

过年其实是给那些娃娃们过了。娃娃们每天扳着指头盼望着春节来,年简直成了他们的专属。他们放开肚子吃,挺起胸膛喝,敞开手脚耍。他们不知道为甚要过年?年是个甚?但就是有说不完的高兴。

除夕这天到了。净院落、贴对联、糊窗花、挂红灯、打火笼,村里的年是用红色装扮起来的。在村里人看来,真正的过年在除夕夜。除夕夜一到,大锅小锅好吃的端上桌,烧酒饮料喝起来,一家人看着春晚,吃

着,喝着,玩着,乐着,只见酒肉在嘴里回荡,美味在唇间萦绕。

大人们出门发火笼,娃娃们忙着放鞭炮。细心的婆姨女子在门边放上炭、擀杖和刀斧,据说用来镇邪。娃娃们将鞭炮放在地上,拿着通红的香头,哆哆嗦嗦地从棉袄袖里伸出小手,捂着耳朵,去点炮仗。也有胆大的,一手拿着鞭炮,一手拿

着香,等鞭炮点着后,用力将鞭炮甩了出去。

除夕夜村里人都睡得很晚,人们看电视、打牌、拉话,家家彻夜不熄灯直到第二天天明。

初一大早起来,村里的人穿上新衣服挨门逐户拜年。男的打扮得像新女婿,女的打扮得像待嫁的姑娘。家家户户备好糖果茶点,接待上门拜年的人。娃娃们把头磕得响亮,收到大把的压岁钱。

初二开始,就是本族同宗的亲戚之间拜年。人们翻箱倒柜把好吃好喝的拿出来招待。在酒宴间,一边喝酒,一边拉话,盘点各家一年的大事小事,筹划新年的新打算。

村里一年一度的庙会也在春节开始了。在老家人看来,庙会就是唱戏,红火。人们拿着高高低低凳涌向戏台,看台上那些红男绿女。庙门前,炮声震天响,去庙里磕头、上香的入络绎不绝。

元宵节期间,村里的人会乘坐各种交通工具赶到县城闹元宵,看秧歌、转灯阵。元宵节过后,年味就淡了,人们逐渐从节日的氛围中走了出来,开始谋划新年的日子。

正月里来是新春

□田宏伟

回家过年

□李炳智

攥一把寒风
奔赴北方小镇
故乡的牵挂
永远是线头那边的风琴

回家的打算
入冬前已经约定
过年的味道
唯独老家纯正

拎着大箱小包
装不完浓浓的乡情
耳际回响的话语
总是带有乡土味的声音

踏入阔别已久的家门
抚摸炕头上的褥枕
席子下面尚存
离别时的温馨

一碗滚烫的米酒
那是亲朋的恩情
彻夜不眠的叙谈
有欢乐更有艰辛

端详五色窗花
仰望充满吉祥的红灯
全世界的年夜
唯我故乡喜庆

那时候已经是正月十四的傍晚了,我的邻居家家户户挂起了灯笼,不管那灯笼的材质怎样,反正是红彤彤地亮起来了。母亲对着下班回家的父亲着急地说,娃还没个灯笼,人家都点呢!这时外面的那帮小孩挑着各自或漂亮或难看的灯笼喊翻了天:“灯笼会,灯笼会,灯笼灭了回家睡……”孩子们声嘶力竭,兴奋的脸儿通红。

在我的老家,有亲戚为新生的孩子送灯的习俗,但我是个女孩,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。在外面那帮齐声呐喊的孩子们,没少我这种情形的。但没有灯笼丝毫也没让他们的情绪打上折扣。那些孩子自制的灯笼千奇百怪,有的是一只玻璃罐头瓶,有的是一只破的搪瓷缸子,里边撞了一截从家里偷出来的白蜡烛,专门撞向那些有人送灯笼的孩子。那些灯笼讲究些的有石榴、白菜、茄子……不讲究的就是富贵、火罐,里边一律点着红彤彤的灯笼专用蜡烛。这样,即使都挑着灯笼,孩子们也分成了两派,一派罐头瓶搪瓷缸子,横冲直撞,一派石榴白菜小气翼翼。其实那个童谣也

是可以这么理解的:灯笼毁,灯笼毁,灯笼毁了回家睡!后来的好多年母亲都这么说:“当年的灯笼就是要毁哩,不然第二年挑了要害红眼病。”那时候我的眼睛哭得红红的,听她这么说,将信将疑,挑着烧成灯笼架子的竹棍回家了。

母亲说,娃还没灯笼呢!父亲就坐在椅子上沉思了一下,起身,对母亲说:“晚上把门留着。”她不知道父亲是连夜回了六十里外我们的老家耀县城,只有那里有带腿的灯笼,兔子、公鸡、马……他决定为我买一只马灯回来。他想,这孩子长腿了呢——这一年我两岁,会跑会跳了。父亲借了一辆自行车,到县城时已经晚上十点了,好在他是这里长大的,知道谁家带腿的灯笼

卖。他敲开了一家老作坊的门,在艺人举着的昏黄的煤油灯照耀下,为我挑了一只白色的马灯。马蹄子是竹篾扎的,糊上了白纸,还用毛笔画出黑色的蹄子,尾巴是一撮真正的红马鬃,那灯笼跳起来蹄子和尾巴都会动,父亲的喜悦溢于言表。那老艺人说:“你真是爱孩子呢!”父亲说,你是没见我家小女子啊!那天晚上十二点,父亲连夜赶回,于是,正月十五的晚上,我的手里就有了一只让所有孩子目瞪口呆的马灯。

挑过的灯笼总是被父亲用一张包装纸包了,挂在窑后边人不容易撞到的墙上。第二年的正月父亲把那只马灯架子取下来,用扫炕的扫把仔仔细细扫干净,出去买

永远的白马灯

□刘爱玲

拜完年便可以自由活动了。对于忙碌了一整年的农人来说,日子突然闲散起来,多少有些不适应。于是便有人抬出了锣鼓家具,咚咚锵锵地敲了起来。人们便会蜂拥而出,巷道上一时都是人,三三两两地扭了起来,大家就跟着一起扭动,组成了一支秧歌队。

秧歌很快便成型了。打头的,唱曲的,敲锣的,打鼓的。秧歌成型后先是在本村上演,在空地上打个官场,好好地扭一场,队上给大家发五斤水果糖、一条纸烟,另外还会有十元钱。这些东西扭完秧歌后根据出工的情况来分配,因此参与的人都很积极。秧歌打完官场便开始在寨子里送,每家每户都要去。被送的人家事先接到一个帖子,然后秧歌载歌载舞就来了。秧歌每到一户,大家都会跟进去看热闹。

吃了糖果的姑娘后生们腿上更有劲了,一阵锣鼓声后,裙飞扇舞,扭得虎虎生风。几十年过去了,我已成了天涯游子,可村子里秧歌的曲子和锣鼓声,每到过年,总会在心头热热闹闹的喧响,于是心里便热乎乎的,年的幸福便在心头旺腾腾的滋生蔓延……



福运来

许双福 摄

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传统的节日,而新年是所有节日中最为隆重的。

年是个古老的节日,古老的无人知晓它的岁数。据考证,殷商时代起便有了“年”的概念。在古象形文字里,“年”字犹如麦穗,寄托着人们对粮食丰收的美好愿望。

记得儿时,家境贫寒。交上腊月,父母就四处奔波,东借西凑,弄几个小钱将就过年。腊月集日,父亲去集场称回几斤膘肥的大肉,灌一瓶清油,买了过年的日杂用品,去炭市买几斤烤火的木炭,供销社里给我姊妹兄弟扯几件缝新衣的蓝布或花布,到年画摊前揭几张喜庆的杨柳青年画,请一尊灶神和一对门神,这年货也就齐备了。

腊月二十三是谓“过小年”。送罢灶君,年味就愈来愈浓,家家户户磨豆腐、蒸年馍、打尘埃,富庶人家杀年猪、酿米酒,满到处呈现热气腾腾的“忙年”景象。村子上空不时爆出零星的鞭炮声,孩子们一边唱着“今日盼,明日盼,一下盼到年跟前,穿新衣,戴新帽,吃白馍,享暖暖……”的童谣,一边扳着手指头算计,恨不得新年一夜间到来。终于熬到腊月三十团圆的日子,父亲上“油锅”炸了丸子、油糕、饅子,还红烧了一条大鲤鱼。母亲做了一锅大米干饭,熬一锅萝卜、白菜、粉条炖肉,全家人围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了,便有了年的味道。三十晚,把木炭火烧得通红(取一年红火之意),一家人坐在一起边烤火边包饺子。父亲端了梯子去柿棚取来几个冻得发硬发紫的火晶柿子,在炉火边烧软,或用开水烫热,一人吃一个,名曰“吃忍柿”。说是一年会“忍事(柿)”,与邻居和睦睦不吵架。

正月初一早早起来,穿了母亲辛苦为我们做的新衣、新鞋,顾不得洗脸,从炕席底下取出一串烘得干干的鞭炮,开门大放一通,便有了新年的喜庆和除旧布新的意味。接着邀了兄弟姐妹去同院二爷、三爷家拜年。进了门,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堂屋神龛前,口里喊着:“二爷(三爷)、二婆

(三婆)娃给你磕头拜年!”爷便笑嘻嘻地从箱柜里取出核桃花生或柿饼、栗子塞到我们怀里,算是过年的礼物。我们便高兴得一蹦三尺高,跑出去找伙伴儿玩“丢窝”游戏去了。回到家,母亲早已煮好了饺子,舀一碗端给我。母亲说:“饺子里包有钱币,今天谁吃到谁就有福气。”然而我吃到碗底终未见到钱币。哥哥说他吃到了,姐姐说她也吃到了。我嘴噙脸吊不高兴,为自己没吃到钱币而沮丧。母亲便将她碗里一个包有钱币的饺子趁大家不注意拨到我碗里,我吃到后高兴地手舞足蹈,喊着:“我有福气喽!”

正月初二,带了礼物去外婆家拜年。外婆家同样做好吃的招待我们,舅舅给了我一大把崭新的“压岁钱”,拿到屋外背人处数了数,竟然有五十多大毛。

初五称“破五”。清早吃一顿破五饺子,这年也就完了。大人们开始备春耕,孩子们的空气在沉静的屋中流淌,拖着细长身影的父亲在桌前独自上演着哑剧:小心翼翼地取出五根香,双手呈至烛火前,点燃,后退两步,高高举过头顶,深深揖拜三下,又上前,双手将香插进香炉里,再后退,跪落蒲团,举目祖父照片言:“达,儿给你磕头拜年了!”音落伏身,直到额头在洒扫干净的地板上发出轻微的“砰”,起身,伏身,叩磕……三个响头叩后又跪移向祖母:“妈,儿给你磕头拜年了!”同样长伏腰身,将额头叩得全屋人都听的见。三个响头叩完后,祖母开口:“我儿是孝子,快起来吧。”父亲便小心翼翼的起来退到祖母身侧,恭敬叩头。

模仿着父亲的样子,一溜贴墙而立的未成年的二叔,三叔,姑,以及我们兄妹三人按着从大到小先后女的次序一上场。每个人往桌前一立,祖母便像讲解员一样对着祖父的照片旁白:“李家某某给你拜年了啊!”

女眷只磕头不上香,磕完祖父磕祖母,六岁的是我最后一个。

站在供桌前,听着祖母慈爱的旁白,小心脏急速的跳动起来。平常总被人当无知稚子忽略,第一次成为全家的焦点,胸膛升腾起奇异的欢喜与自豪:我是李家子孙,我是李家一分子,我是个肩负代表李家形象之重任的“人”……满屋人只道我慢腾腾的是因为羞怯,哥哥窃笑,祖母和父亲眼睛鼓励,我定决心,终于跪拜于地。

待我起身后,祖母一拉过我们,把两角钱按到我们手心:“来,给我孙子孙女压压岁,长大好好做人,为李家祖先争光添彩,李家祖先会在天上保佑着每个子孙平安吉祥!”

年复一年的场景,后来我发现每次过罢年,宅院里特别祥和,婆媳姑嫂融洽地坐在太阳底下择菜纳鞋底说家常。我们就在一旁耍,二叔会扯过与哥哥打得不可开交的三叔吼:“你是当爸的咋不让着娃?”哥哥也会突然冒出你是三爸,你说怎样就怎样吧。祖母就笑:“李家娃长大了,知道分长幼了。”我和姐姐踢毽子,踢到姑姑碗里,以为姑姑会大发雷霆,不料却引来嘻嘻哈哈的笑,母亲多次叹:“过个年,娃就猛地长大懂事一些。”

很多人说,人越大越大不想过年,而我从六岁起就习惯盼望过年,直到不惑,仍丝毫未改。年与我,往浅里说就是一个迎春的节日,往深处说是一个生命的签证日。在那个日子,以那样庄严的仪式宣告了一个生命的归属,宣告了一个卑微生命都是隆重存在,认祖归宗不仅是名份的认可,更是一种道义伦理的继承,是爱的传延,家族荣誉忠实的监督着敬畏生命的子孙,鞭策着每个渺小生命认真而扎实的活过……

一张白纸回来糊了,又依样画了蹄子、耳朵、眼睛,这样就又是一只新灯笼了。父亲的马眼睛是红的,特别有官,四只马蹄挑起来动作灵活,走快了马尾飞扬,仿佛要腾云而去。只是这样的好景不长,三岁半,我得了病,再没能让那匹白马飞起来。

每年的正月,父亲依然取了马灯仔细地糊,然后,挂在我家的门楣上。于是,在一片富贵的映衬下,我家的那匹马就仿若天外来客,悠闲、自在,时不时地动一动蹄子,似乎正徜徉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。我有马灯后的好几年,我们这里才有了带“腿”能动的灯。

今年,原来那六十里的路早就通上了班车,正月的灯市也如火如荼。那天,坐在公交上,忽然看见红彤彤的一片富贵的火罐之中,一个小小的手工摊位,摊位上的兔子、猴子、公鸡活灵活现,而我的目光被那一匹白马吸引,久久不愿收回。

白马灯在微风中创动四蹄,仿若要向天外飞去。那是一个永远的梦吗?而父亲,分明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。

记得孩提时代,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了。办年货、买新衣、祭灶神、做花馍、写春联、看社火……

办年货则是过年的热身。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,广播里吼着秦腔,瓜果蔬菜应有尽有。各式的年画、门神、农历书籍吸引着路人驻足观看,我缠着母亲非要自己喜爱的《哪吒闹海》。各式布料被店主从屋内搬到屋外,吸引着女人在这里扎堆挑选,有的女人迫不及待地搭在身上比划着,和同伴们议论着款式,憧憬着新衣穿在身上的样子。铁匠铺前,摆满了各式灶具。蜡烛和鞭炮摊前,是小朋友最爱光顾的地方。鞭炮、花炮、窜天猴,口袋里早已装满还不愿离开,个个脸上洋溢着童趣的天真。

春联则是现写现卖,几个薄片蘸上颜料,在画家的手里上下左右翻飞,不到片刻,便成了由花鸟鱼虫组成的象形文字对联,不等干透就被人买走。街头巷尾,熟人见面,第一句话就是“年货办的咋样了?”即使是在凭根本买粮的年代,粮店里也提高了细粮的比例,增添了特粉、大米和小豆。

大年初一,天还未亮,奶奶就将我唤醒:“快到门口放炮!”我麻利地穿上新衣,找一根棍子挑着鞭炮用蜡烛点燃,爆竹在空中蹦着,地面上瞬间洒满了点点红雨,硝烟里,小伙伴们抢着捡拾没有响的纸炮,那忘情的愉悦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屋内,全家人围坐在热炕上包饺子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经济上再拮据的人家,过年也要设法吃顿饺子,寓意着新的一年团圆美满。

早饭后,人们便三五成群地出门拜年。在乡村,自然是小辈到长辈家里,叫声尊称,磕个头,便可得到数字可观的压岁钱。在都市则是邻里之间,亲友之间,相互串门拜个年。接下来,便是兄弟姐妹,或亲朋好友,相邀举杯把盏,畅怀痛饮。此刻,一年之中的悲伤被温馨的氛围冲散,一年的劳累得到了放松和慰藉。

正月十五闹元宵、看社火,是过年的“压轴戏”。十里八乡的村民扶老携幼,竞相观看。锣鼓声中,踩高跷的,跑旱船的,秧歌队伍里,大头娃娃表演着逗人姿态。更有那独具关中特色的“芯子”,只见穿着戏装的儿童,被大人用竿子固定在空中,其身后的末梢上再绑着另一个儿童,足有二、三层楼房那么高,真令人叫绝!现场的观众摩肩接踵。还有那卖冰糖葫芦的,捏面人的,爆玉米花的,卖芝麻糖的,更是给春节的热闹氛围锦上添花。

改革开放以来,赋予了春节新的内涵。年夜饭,央视“春晚”,手机微信拜年,自驾车出游,城墙灯会等等,尽管形式不断翻新,但春节仍是一个不老的话题。我们总有这样那样的温馨故事,发生在过年这个时候。即使我们有一天老了,但“年”在我们记忆的胶片里,仍有她靓丽的身影。因为“过年”这个词,已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,成为华夏儿女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。

年深年浅

□暮干雪

两支燃烛,一方香炉,四个水果点心礼像盘四朵莲花般静静地开在棕红方桌泛出的幽光中,明明灭灭的香吐着轻烟,一缕一缕地拂过桌侧高背木椅上端坐的祖母端庄洁净的脸庞,拂过靠墙而立的16寸黑边相框。相框里,祖父用与父亲相似的眉眼在威严地看着我们。

肃穆的空气在沉静的屋中流淌,拖着细长身影的父亲在桌前独自上演着哑剧:小心翼翼地取出五根香,双手呈至烛火前,点燃,后退两步,高高举过头顶,深深揖拜三下,又上前,双手将香插进香炉里,再后退,跪落蒲团,举目祖父照片言:“达,儿给你磕头拜年了!”音落伏身,直到额头在洒扫干净的地板上发出轻微的“砰”,起身,伏身,叩磕……三个响头叩后又跪移向祖母:“妈,儿给你磕头拜年了!”同样长伏腰身,将额头叩得全屋人都听的见。三个响头叩完后,祖母开口:“我儿是孝子,快起来吧。”父亲便小心翼翼的起来退到祖母身侧,恭敬叩头。

模仿着父亲的样子,一溜贴墙而立的未成年的二叔,三叔,姑,以及我们兄妹三人按着从大到小先后女的次序一上场。每个人往桌前一立,祖母便像讲解员一样对着祖父的照片旁白:“李家某某给你拜年了啊!”

女眷只磕头不上香,磕完祖父磕祖母,六岁的是我最后一个。

站在供桌前,听着祖母慈爱的旁白,小心脏急速的跳动起来。平常总被人当无知稚子忽略,第一次成为全家的焦点,胸膛升腾起奇异的欢喜与自豪:我是李家子孙,我是李家一分子,我是个肩负代表李家形象之重任的“人”……满屋人只道我慢腾腾的是因为羞怯,哥哥窃笑,祖母和父亲眼睛鼓励,我定决心,终于跪拜于地。

待我起身后,祖母一拉过我们,把两角钱按到我们手心:“来,给我孙子孙女压压岁,长大好好做人,为李家祖先争光添彩,李家祖先会在天上保佑着每个子孙平安吉祥!”

年复一年的场景,后来我发现每次过罢年,宅院里特别祥和,婆媳姑嫂融洽地坐在太阳底下择菜纳鞋底说家常。我们就在一旁耍,二叔会扯过与哥哥打得不可开交的三叔吼:“你是当爸的咋不让着娃?”哥哥也会突然冒出你是三爸,你说怎样就怎样吧。祖母就笑:“李家娃长大了,知道分长幼了。”我和姐姐踢毽子,踢到姑姑碗里,以为姑姑会大发雷霆,不料却引来嘻嘻哈哈的笑,母亲多次叹:“过个年,娃就猛地长大懂事一些。”

很多人说,人越大越大不想过年,而我从六岁起就习惯盼望过年,直到不惑,仍丝毫未改。年与我,往浅里说就是一个迎春的节日,往深处说是一个生命的签证日。在那个日子,以那样庄严的仪式宣告了一个生命的归属,宣告了一个卑微生命都是隆重存在,认祖归宗不仅是名份的认可,更是一种道义伦理的继承,是爱的传延,家族荣誉忠实的监督着敬畏生命的子孙,鞭策着每个渺小生命认真而扎实的活过……